

秋天细品莱阳梨

嘉轩

正午刚过，深秋凉风便从看不见的角落猛扑过来。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贴在皮肤上，一点点吸走身上的热量。

匆匆回家，朋友从莱阳寄来的正宗莱阳梨已等候多时了。大大的梨排列整齐，随手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剥去包装膜，正是朋友照片上那黄绿色的大梨！梨皮底色青绿，密密麻麻布着褐色麻点；梨子底部，也就是当年花朵脱落的地方，带着一块土黄色斑痕，像与生俱来的一块胎记。这两处特征，是莱阳梨独有的身份印记。

以前我也吃过不少莱阳梨，大小、品种各不相同，但从没有考究过是不是冒牌货。这次不一样，这是真真切切从莱阳寄过来的，邮寄单据上打印着莱阳的地址。很多地方都产梨，有的表皮光滑洁净，有的零星带些斑点，唯有正宗莱阳茌梨，满身密布均匀褐点，果底带着这块土黄胎记，这是别的梨没有的样貌。梨子外形敦实粗朴，果肉却细腻无渣、厚实饱满。轻轻咬下一口，清甜汁水瞬间盈满口腔，带着天然冰糖一般的甘润。果肉和果核界限分明，坚硬果核裹着种子，守着草木生生不息的根基。

莱阳坐落在胶东半岛腹地，五龙河穿境而过。河谷淤积的松软沙壤土，透气透水、储水储肥，再加上海岸气候带来的巨大昼夜温差，利于果树积累糖分。得天独厚的水土，造就了莱阳梨出众的品质。自明代起，莱阳梨就已声名远扬，后被列入宫廷贡品，是山东有名的特产。

莱阳梨并非单一品类，当地栽种有莱阳茌梨、香水梨、秋月梨、鸭梨等品种。我手中这一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莱阳茌梨，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地道莱阳梨。

我的老家在山东临清，地处鲁西北马家河畔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人世代相传，我们这支人的先祖从莱阳迁移而来，并非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我退休之后，才第一次吃到地道莱阳梨，捧着梨子慢慢品尝，心中生出别样感受，一边回味梨的甘甜，一边想象几百年前先祖远行的往事。

我回老家时，走到村边小河，心中感慨万千。早年这条河就是农田灌溉的依靠，每到秋末冬初，全村人都上阵出河工。战天斗地的气氛裹在空气里，席棚子里的队长举着大喇叭使劲呼喊口号，地排车来回奔走，土筐一趟趟往上运送淤泥。站在河堤放眼望去，满河道都是黑压压的乡亲挥锹清淤。

小时候，我常在这片河边拔草、放羊，夏天跳进水里游泳、捉小鱼；到河面结冰的冬日，还来这里滑冰玩耍。现在不用集体清淤，浇水全靠机井，河水依靠机械输送。河道慢慢收窄，两岸长满芦苇。风从河道深处猛扑过来，芦苇摇晃，灰白苇絮飘飞，颜色像我头上的白发。风声落在耳朵里，带着说不清的重量，不知是芦苇在向我呼唤，还是诉说久远的离别。

早年村子是长条形状，从东头走到西头，路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总觉得村子又大又辽阔。这次回去，十几分钟就能从村东走到河边。到底是我长大了，还是村子变小了？是我的身形长高，还是村庄悄悄收缩？村子还守在原地，旧日低矮土房全都消失，满眼白墙红瓦，村口铺着平整柏油路。村子越变越年轻，我却慢慢老去，这就是时代留下的痕迹。

再低头看手中这个莱阳梨，青绿果皮上褐色斑点静静铺展，底部那块胎记稳稳托住整颗果子。一口清甜落进喉咙，果香浮在空气里，带着淡淡的重量，安静地包裹住我。

正是这一个梨啊，牵起我对祖先的思念。先祖从胶东梨乡出发，跋涉数百里扎根鲁西，一个果子，藏着先辈迁徙的故事。千里之外莱阳的水土结出这枚果子，隔着漫长岁月，风从胶东大地穿越几百里路猛扑过来，实实在在落在我的心上。当年先祖离开梨乡，把故土的印记一并带到鲁西平原，一代代传下来。如今我捧着这个莱阳梨，一口咬下，尝到的不只是梨的清甜，更是两地之间跨越数百年割不断的牵连。

这个梨，藏着祖辈的密码，一头连着胶东梨乡，一头系着鲁西河畔先祖安家的故土。祖先迁徙的记忆，凝在这一个果子里，一口清甜，便是故土与血脉遥遥相认。

故乡的炊烟

王胜波

离开生养我的村庄几十年了，一想到故乡就不由得想起那袅袅升腾的炊烟，仿佛又一次回到老家，亲情萦绕在心间。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广袤的大地上，有村庄就有炊烟，有炊烟就有人家，村中有多少户人家，就有多少个烟囱。每到做饭时分，各家屋顶飘起炊烟，缕缕炊烟带着饭菜的香气，飘散、汇聚于整个村庄。

家乡地处胶东腹地，昔日村庄里大多数人家是三间房屋，中间堂屋为灶间，建有做饭的灶台，灶台的灶膛便是炊烟的发源地。灶膛通过墙壁上预留的孔道，与隔壁侧间里土炕的炕洞相连接。炕洞里设有烟道，通向房屋山墙内的竖烟道，直达屋顶的烟囱。

早年村里绝大多数是草坯房，房顶上的烟囱是土窑烧制的，高约二尺，根部粗，向顶端逐渐收细。后来瓦屋多了起来，屋顶烟囱换成了砖垒的，有成年人齐胸高。不知是何缘由，家乡人把烟囱称作“釜台”。

一日三餐，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袅袅升起。炊烟因气象的不同变换着形态，或直或弯，或浓或淡，晃晃悠悠，穿行在街边树木的枝叶间，飘荡在上空的蓝天白云下，缭绕氤氲着整个村庄。有风时，那炊烟在风中打着旋儿，晃摇舞动，宛如潇洒自如、翩跹起舞的舞者；无风之时，炊烟笔直细长，仿佛要直插云霄，颇有“大漠孤烟直”的况味。

一日三餐的炊烟，姿态、韵味迥然不同。清晨的炊烟清灵疏朗，蓝蓝的，淡淡的，像天边薄薄的晨曦，如黎明时大地氤氲的雾霭，有一种朦胧之美。中午的炊烟往往升腾得快，消散得慢，在午间耀眼阳光的照耀下稀薄清淡，浅浅素素，似有若无，显得有些慵懒，在微风中轻盈飘舞，悠闲摇曳。傍晚时分的炊烟最具韵味：夕阳西下时，晚霞远挂天际，火烧云燃红半边天，在归巢倦鸟的喧噪声中，从错落有致的村舍上，高低参差、葱郁翠蔓的村树间升起缕缕炊烟。炊烟在夕阳余晖、霞彩云光的映照和熏染下，似翩翩起舞的少女的裙裾，袅袅婷婷，婀娜多姿。

我喜欢在小雨天气，于村外高处俯瞰炊烟笼罩的村庄。炊烟和雨雾包裹下的村庄朦朦胧胧，如梦如幻；环绕村庄的是金色的田野、青翠的果园、清清的河流，这一切构成一幅清新淡雅、如诗如画的田园图画。

炊烟里蕴含着母亲的辛劳，传递着浓浓的母爱。我经常看到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做饭时，既要忙着向大锅中添放食材，又要不时蹲下身子，向灶膛里添加柴草。柴草熊熊燃烧，橘红色火苗跳跃闪动，映红了母亲淌流汗珠的脸庞。有时逢上阴雨天气，炊烟流动不畅，会从灶门倒溢出来，灶间充满烟雾，母亲被呛出了眼泪，连连咳嗽，但她从不退避，仍坚持把饭做熟。那些年，日子过得清贫，奢望不上美味佳肴，但是凭着母亲的辛勤和智慧，总能把简单朴素的食材，做成可口的饭菜。

早年乡村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传统节日来临，各家各户还是要烹制应时赶节的美食。在节日的炊烟升腾中，二月二炒糖豆、清明节蒸面鸡、端午节煮粽子、六月六煮水饺蒸包子、七夕节烙火烧……临近春节的前几天，家家户户要蒸包子、饽饽、发糕，要炸鱼、馃子、麻花，要煮肉、煮鸡、煮下货，要做豆腐，家庭主妇忙得不亦乐乎，家人帮着添柴烧火。炊烟这家的息了，那家又升起来，村庄上空弥漫着鱼肉和面食的鲜香味道，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欢乐气氛。

炊烟是乡村的晨钟暮鼓，炊烟升腾，在田间劳作的人们远远望到，便知家中饭菜即将做好，于是，手牵牲畜，肩荷农具走向家中。此时氤氲着饭菜香气和炊烟气息的街巷里，行走着拖着疲惫步伐归家的人，听到一声声母亲呼唤贪玩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男人们抽上一袋烟，喝上一碗水，在被火焰和炊烟熏烤得温乎乎的炕头上躺一躺，然后吃上可口的饭菜，疲劳饥困顿消，感到惬意舒服。

离开家乡多年，听老家堂弟说，如今家家户户大多用上煤气灶、电饭锅，老灶台和釜台慢慢被废弃，村庄上空再也没有往日炊烟四起的景象。人间烟火换了模样，可那一缕故乡炊烟，长久飘荡在我的心田，是刻在心底、永远不散的乡愁。

诗歌港

深秋二题

刘忠昌

最后一片叶子

风劝了三次
它都没松手
整个秋天都在落
它偏不落

它要等霜把叶脉熬干
等阳光把边角镀成金箔
它要落，就落成自己的样子
不借风，不借雨

终于
一个无风的清晨
它松手了
旋转着
不慌不忙
像一封写了三季的信
终于贴上邮票

落在泥土上
很轻
轻得像一声叹息
可它知道
来年枝头那片新叶
会替它把没说完的话
继续说下去

路灯下的最后一只飞虫

深秋的夜，路灯亮着
光晕里只剩它一只
还在飞

它绕着灯
一圈，又一圈
像在找什么
又像在守什么

风很冷了
它的翅膀有些抖
可它不停，也不肯低飞
它不知道冬天要来？
还是本就知道
偏要飞完这一夜？

灯下没有同伴，没有暖
只有一圈光
薄薄地罩着它
它飞得不快，但很稳
像一枚小小的钉子
钉在光里

天快亮了
它终于落下来
停在灯罩上
翅尖轻轻合拢
它没有死在黑暗里
它死在有光的地方

灯还亮着
那圈光里
好像还钉着一枚小小的影子
没有人记得它飞了多久
但光记得
最冷的那一夜

一片叶子落了
把话交给来年
一只飞虫停了
把光留给来者
深秋不全是凋零
也有完成和守护